

每个兵都是一粒种子

肖日东

迷彩芳华

小李是我们连队挑来的兵。记得那天去接他，他就站在指导员的房间里，有些拘谨。阳光打在他脸上，黝黑的小李有些脸红，就像连队窗外盛开的杜鹃花。

听说他当兵前跟着工程队装过数字电视，而礼堂正需要这样一个兵。来到礼堂后，小李才发现他所熟悉的数字电视安装只是礼堂阶段性的工作，完成任务后就交给地方有线电视台了。而礼堂更多的任务是各种会议、晚会的灯光音响保障，还有电影的放映。“好好把这本书看看，以后调音室就交给你了。”来到礼堂没两天，班长就把一本卷了边的专业书交给小李。接过班长的书，小李红着脸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。

有些人的成就是从爱好开始的，而有些人的爱好是从别人的成就中开始的，小李属于后者。刚开始与灯光音响设备打交道，小李更多的是在每次晚会保障时，看着班长坐在那把高高的椅子上，戴着耳机，眼睛紧盯舞台，手在调音台上游走。舞台上，演员的一个动作、一个唱段，在灯光音响的相伴下就有了无穷的魅力。那一刻，小李觉得班长特别神气。多年以后，回忆起最初触摸调音台的按键，小李还是止不住地激动，脸上泛起红晕。

每个兵都是一粒种子，只是他们的发芽开花期不同罢了，有的很快就能绽放枝芽，有的却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期才能破土而出。但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，他们一定会姹紫嫣红。小李也许就是这种开花有点慢的种子。每天，小李捧着那本卷了边的专业书边看边问。有时把班长问烦了，他就自己利用每次会议保障的机会，围着调音台转，试试这个开关，推推那个按钮，声音是高亢还是低沉，灯光是冷还是热，全都记在小本子上。

在通往成功的这条路上，无论你是大步流星，还是日进一寸，只要你坚持，每一步都算数，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。小李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当上一面的，还真想不起来了。就像礼堂前门两旁的白玉兰，一年又一年开花谢，一株弱不禁风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一棵

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无论是单位的大型会议，还是年度文艺晚会，调音室那高高的椅子上坐着的，不再是班长，而是换成了小李。小李也学着班长的样子，眼睛盯着或明或暗的舞台，两只手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调音台。灯光反射过来，你会看到他那小而聚神的眼睛特别明亮。

礼堂的对面就是北操场，是官兵每天运动的地方。从春到秋，每个季节，操场的四周都会盛开各种各样的小花，这些小花或红或黄，或淡或艳，各有芬芳。夜幕拉开，操场上便热闹起来，有家属带着小孩散步的，有官兵组织跑步的，甚至还有大妈跳广场舞的，大家谁也不会干扰谁，就像操场四周各自盛开的小花，绽放着各自的精彩。

忙完了各项保障任务之余的小李，也喜欢在操场上追风逐雨。从踏上跑道的那一刻起，小李就像一朵盛开的小花，3公里、5公里、10公里，脚下是漫长的跑道，心中是渐近的目标，汗水甩在地上，绽放成一朵朵小浪花。要是遇到下雨天，操场上跑不了步，小李就会带着羽毛球拍，在文体中心轻羽飞扬，直到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，满脸通红。小李喜欢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，他总觉得，当兵就得有当兵的样，当兵就得做当兵的事，无论是工作还是训练。于是你会看到，每次连队组织体能考核，他都是从开始的领跑到最后遥遥领先。这样的一个人，谁又不喜爱呢？

当兵第二年，上级单位评选十佳义务兵，单位推荐了小李。经过层层选拔，小李凭着出色的成绩，最终成功当选，并荣立三等功一次。小李再次激动起来，脸上泛着红晕，那是工作最大的幸福感与成就感。

休假时，小李执意要带着父母去天安门看一次升旗。人潮人海中，小李把军装理了又理，把军徽擦了又擦。当雄壮的国歌响起，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，小李迅速抬起右臂。天边的朝霞喷薄而出，漫过天安门城楼，照在每个人的脸上，小李那紧紧贴在裤缝的左手，微微有些颤抖，红红的脸上满面春光。

每个士兵都是一粒种子，都会在军营的沃土里，生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。

题图设计：王晨光



津津乐道

库鲁木都克边防连，海拔2986米，位于一道狭长的山谷中。哨所被群山环抱，四周高耸的山峰在天空中划出一道折线，每天仅有5个小时的日照时长。官兵都把这里戏称为“一线天”哨所。虽然自然环境艰苦，但乐观的哨所官兵依托高山险峰，在孤寂的大山中开发出许多特色“娱乐项目”……

悬崖练攀登

“让我飞下去！”在“4375”山顶，上等兵王启明大喊。

“好，满足你！”负责保护的下士张许许回应。

只见近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，王启明在攀岩绳的保护下边纵情大喊，一边急速下落，仿若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。

“4375”是以海拔高度命名的大山，为了丰富官兵生活，连队官兵借助峭壁悬崖这一地理“优势”，开展攀岩活动，寓训于乐。

“第二组，上！”一声令下，面对近乎直立的峭壁，官兵似出笼的猛兽，攀上岩壁向山顶登去。

下士王午阳站在原地，气定神闲地向上张望。

连长魏巍走上前问道：“怎么不上去，身体不舒服啊？”

“没有，我让他们10米！”王午阳咧开嘴笑着说，接着便转身冲向峭壁。他向已经攀上去十几米的战友喊道：“你们谁比我先到，周末奖励一把‘吃鸡’游戏！”

话音刚落，冲在最前面的战士穆鑫大声回应：“班长，你可不许反悔。”

班长王午阳手脚并用加快了攀登脚步，眼看就要追上领先的穆鑫。穆鑫不甘示弱，全神贯注地望着岩顶，手上又加把劲了。

“穆鑫加油，班长快追上你了，只差5米了！”看到两人激烈的竞争，战友们忍不住给他俩鼓劲儿。

没想到这时，王午阳使出一招“杀手锏”——跳跃式攀登。最后，穆鑫还是败在班长手下。虽然没能赢得这次“吃鸡”游戏，但战士们再次征服了“4375”的高度，个个欢呼雀跃。

“一班26分45秒，第一名；四班28分11秒，第二名……”连长魏巍在风中大声喊出各班的成绩。

该连的巡逻点位，大多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险峰。通过攀岩竞赛，既能增强战士们的体能，又让大家掌握了攀登技巧，为完成高难度的执勤巡逻任务打下坚实基础，有效提高了巡逻执勤的到点到位率。

篮球喊着打

“我在这边！”浓雾中，篮球意外传到连长魏巍的手中。

“传错了！”指导员杨泽松在旁大喊。大家爆发出一阵笑声。

在哨所后院，有一块平整的山地，面积大概400多平方米，差不多是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。一到周末，战士们

专场演出

近日，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组织文艺轻骑队走一线、进哨所、登船艇，以战味浓郁的节目，丰富官兵的文化生活。图为文艺轻骑队队员为船艇上的执勤官兵奉上精彩节目。

李宝成摄影报道

「一线天」里乐趣多

刘慎周超

爱来这里打篮球。和其他地方的篮球比赛不同，在这打球，必须喊着打。因为哨所早晚雾气很大，受浓雾影响，官兵传球靠喊、投篮靠蒙，看不清球、认不准人。尽管失误不断，但每场球大家打得都很认真，拼抢积极，比赛也异常激烈，别有一番乐趣。

登山迎太阳

“快出发！不然晒不上太阳了！”周末，排长周渤不断催促着下士张许许。“时间还早呢，你把这迎太阳的劲儿用在追女友上，早成了。”张许许调侃道。

阳光是库鲁木都克边防连的“奢侈品”。为了让官兵沐浴到阳光的温暖，连队经常会按照计划组织“登山”比赛。要说起登山迎太阳的故事，这里人人都能讲上许多。

“昨天下雨没晒成，今天必须补上！”一听又要去登山迎太阳，官兵个个十分兴奋。

沿着预先设定好的登山路线，大家朝山上走，太阳渐渐“露出脸”。阳光在山与天的交接处勾勒出一条橙色的边线，太阳正缓缓跃升……

登上山顶，太阳完全呈现在大家眼前，和煦的阳光和高原的微风带给官兵一片轻松安逸。战士们纷纷躺在地上，沐浴在阳光下，尽情享受高原迷人的景色。

会说话的乐器

何思聪 陈媛媛

因为过于紧张，没“刹住车”，一个人在队列里凸了出去。他脸憋得通红，在队伍中格外醒目。“正步走！”口令传来，战友们齐刷刷地迈开步伐，还没缓过神来的巴子流又没跟上。

考核结束，本就不爱说话的巴子流更加沉默了，独自回到宿舍。晚点名后，陈波把巴子流叫到身边，还没等他开口，巴子流就啜泣起来：“班长，对不起，是我拖了咱班的后腿。要是没有我，咱班肯定能进前三名。”

看着情绪激动的巴子流，陈波没有说话，轻轻吹奏起一首《小白杨》。吹到乐曲的高潮处，不知为何，陈波突然空了几个音再继续吹奏，美妙的旋律一下变得杂乱。

“班长，你是觉得我像噪音，扰乱了大家的节奏吧？”巴子流红着眼睛说。

“小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咱们班里不可或缺的‘音符’。”陈波耐心地安慰道，“开朗一些，没有你，我们吹不好这首乐曲。”

在陈波和战友们的关心下，巴子流慢慢敞开心扉，训练进步很快，人也越来越阳光开朗。他还主动找到陈波也要学吹奏巴乌。

后来，巴子流也成为班长，带起了新兵。闲暇时，他常学着老班长陈波的样子给新战友们吹奏一曲。《小白杨》《军港之夜》等军旅歌曲，在他的吹奏下，多了几分军人的刚毅。优美的乐声缓解了战士们训练的疲劳，也拉近了大家心与心之间的距离。就像当年老班长说的那样，这支乐器“会说话”。

俱乐部里的“传家宝”

周末打扫卫生时，中士巴子流来到中队俱乐部，拿起乐器架上一些有些褪色的巴乌，仔细擦拭起来。在武警云南总队执勤支队十六中队，老兵们都熟悉这支巴乌。

巴乌是中队哈尼族四级军士长陈波刚入伍时从家乡带来的。新兵连时，战友们都好奇这个外形像笛子，却有两个管的乐器是啥？“这叫巴乌，是我们哈尼族的民族乐器，它可是个‘会说话的乐器’。”陈波笑着介绍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大家都听到过陈波吹奏巴乌。它声音柔和甜美，仿佛倾诉衷肠，陪伴大家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。

陈波选取士官后带着新兵。空闲时，他依然爱为战士们吹奏。在他看来，音乐可以感化心灵，直抵人的内心，一曲巴乌有时比言语更具有温暖的力量。

巴子流是陈波带的一名新兵，性格内向，平日不爱和大家交流。陈波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总是变着法儿地带他融入集体。休息时，陈波为战士们吹曲子，教感兴趣的战士吹奏巴乌，也衷心带上巴子流。

一次，新兵连组织模拟考核，班上其他战友都摩拳擦掌，巴子流却一脸愁容。原来很多课目他还有癖癖动作，心里胆怯又不敢对班长和战友们说。模拟考核那天，整队立定时巴子流

我们的乐队叫“兵嗨”

柯文才

军营文艺范

最近，综艺节目《乐队的夏天》火了。周末，在某特勤疗养中心俱乐部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观看最新一期节目。看完节目后，大伙儿觉得不过瘾。连队电声乐队主唱罗艺干脆拉上队友，现场为战友们高歌一曲。军营版的摇滚乐响起，兵味十足，让大伙儿更觉亲切。

连队所在的特勤疗养中心，每年都会来自全军的优秀官兵到此疗养休整。为发挥文化疗休养怡情暖心的功能，该中心经常会组织特色文娱活动，这也给官兵展示才艺搭建了舞台。

2010年，文艺骨干张启旭购买了一把吉他，他拉上几名志趣相投的战友成立了弹唱小组。随着一场场联欢晚会的演出锻炼，弹唱小组声名渐起。第二年，在上级的支持下，连队购置了架子鼓、键盘、贝司、电吉它等乐器，还在俱乐部里开辟出排练专用的音娱室。弹唱小组渐渐发展成一支有模有样的电声乐队。

乐队“出道”总得有个响亮的名字。起初，队员们想到的是“迷彩”“战友”“战狼”等传统军旅风格的名字，但大家总觉得缺少点味道，还容易“撞

军营小幽默

近视

不由对班长说：“班长，我最近学习有些过度了，眼睛都近视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班长抬手指向天空问，“你看那是什么？”

“太阳啊！”小李脱口而出。

班长笑着说：“这么远你都能看得见，视力很好嘛！”

(张欢朋整理)

兵漫

瘦身简餐

建龙

